



The History of England

Thomas Macaulay

麦考莱英国史



[英] 托马斯·麦考莱 著

周旭 韩克秀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麦考莱英国史

V

[英] 托马斯·麦考莱 著

周旭 韩克秀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考莱英国史·第5卷 / (英) 托马斯·麦考莱著; 周旭, 韩克秀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8

ISBN 978-7-5699-1080-3

I. ①麦… II. ①托… ②周… ③韩… III. ①英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0181 号

时代史学经典

麦考莱英国史·第5卷

著 者 | 【英】托马斯·麦考莱

译 者 | 周 旭 韩克秀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武 学

责任编辑 | 武 学 范 炜

装帧设计 | 未 氓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mm 1/16

印 张 | 32.5

字 数 | 51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080-3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托马斯·麦考莱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BY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VOL. V.

PHILADELPHIA
PORTER & COATES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玛丽女王之死对欧陆的影响 /1 卢森堡之死 /2 威廉的苦恼；议会的进程；新闻出版事业的解放 /3 哈利法克斯之死 /5 议会调查政府腐败问题 /7 对议会议长的谴责票 /9 福利被选举为议会议长，调查东印度公司的账目 /10 西摩的可疑交易 /11 针对托马斯库克爵士 /13 上下两院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行调查 /13 弹劾利兹 /15 贬黜利兹 /17 任命上院大法官；威廉与安妮公主达成妥协； /18 詹姆斯二世党人对威廉图谋不轨 /21 查诺克 /22 波特、古德曼、帕克尼 /22 芬威克 /23 苏格兰议会会议；调查格伦科屠杀事件 /24 荷兰之战；维勒华元帅 /30 梅恩公爵 /31 詹姆斯二世党人趁威廉出国图谋颠覆政权 /33 那慕尔之围 /34 那慕尔外城之降 /37 那慕尔城堡之降 /41 逮捕博福勒斯 /42 英国新闻出版事业解禁的影响 /44 威廉返回英国：议会解散 /48 威廉的行程 /49 大选 /52 通货情况令人担忧 /56 议会开会：下院的忠诚 /67 关于通货的争论 /68 关于通货的议会记录 /69 调整审判叛国罪法律程序的法令 /72 关于把威尔士的王室土地授予波特兰的议会记录 /73 詹姆斯二世党人策划的阴谋 /74 贝里克阴谋；乔治·巴克雷的刺杀阴谋 /75 贝里克阴谋的失败 /81 侦查刺杀阴谋 /82 关于刺杀阴谋的议会记录 /86 公众的情绪 /87 审讯查诺克，金，和凯伊斯 /89 查诺克，金和凯伊斯被判死刑 /90 审讯弗莱德 /92 审讯帕克尼 /93 处决弗莱德和帕克尼 /94 审判罗克伍德，克兰伯恩，洛威克；大协议 /95 选举规定的法案 /99 建立一个土地银行的法律 /101

第二十二章

荷兰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商业危机 /103 金融危机 /106 恢复通货的措施 /109 人们的苦难：他们的情绪和行动 /110 与法国协商；萨伏伊公爵背弃盟军 /113 在英格兰搜查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同谋者：约翰·芬威克爵士 /114 擒获芬威克 /116 芬威克的供认 /117 威廉返回英国 /122 议会举行会议：国家状况；威廉在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 /124 下院的决议 /125 繁荣的回归 /126 下院议程对外国政府的影响 /126 财政复兴 /127 芬威克供认的影响 /128 戈尔多芬辞职；辉格党人对芬威克的态度 /129 威廉调查芬威克 /129 古德曼失踪 /131 关于芬威克供认的议会记录 /132 剥夺芬威克财产和公民权的公告 /134 下院就剥夺财产和公民权法案的争议 /134 剥夺财产和公民权法案提交到上院 /141 蒙茅斯的诡计 /142 上院对剥夺财产和公民权法案的争议 /144 针对蒙茅斯的辩论 /148 什鲁斯伯里的姿态和情绪 /150 剥夺公权法案的通过 /151 拯救芬威克的企图 /152 处决芬威克；规范选举制的法案 /152 规范新闻出版事业单位的法案 /154 取消白衣修士区和萨伏伊地区特权的法令 /155 会议结束：升职和任命 /157 爱尔兰的局势 /159 苏格兰的局势；议会在爱丁堡开会；建立学校的法令 /160 托马斯·肯海德事件 /161 在荷兰的军事行动 /163 法国提出的和平条件；西班牙的行动 /164 皇帝的行动；在里斯维克会议 /165 威廉展开别开生面的谈判 /168 波特兰和博福勒斯的会晤 /169 法国和英国达成和平条约 /171 由西班牙和奥地利皇帝制造麻烦 /173 詹姆斯企图阻止这个大媾和；《里斯维克条约》的签订；/174 英格兰的焦虑；和平的消息抵达英格兰 /175 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沮丧 /176 盛大庆祝仪式；国王进入伦敦 /177 感恩日 /178

第二十三章

常备军 /181 桑德兰；斯宾塞勋爵 /183 关于常备军的争议 /185 议会开会；国王的演讲深受欢迎；关于和平措施的争议 /190 桑德兰遭袭击 /192 国民反对建立常备军 /194 军备法案；海军 /195 关于叛国罪的法案 /196 克兰卡提伯爵 /197 方法和手段 /199 关于君主拥有的对王室土地的权利 /199 关于王室土地赠予的议会记录 /200 蒙塔古被控挪用公款 /202 处罚邓库姆的法案 /204 两院分歧 /209 商业问题 /210 爱尔兰制造业 /212 东印度公司 /215 白厅起火 /219 沙皇访问 /221 波特兰作为大使拜访法国 /227 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 /235 塔拉德德大使的解释 /244 纽马克特会议：危险的道路状况 /246 关于西班牙王位

继承的进一步协商 /247 国王前往荷兰 /248 波特兰从大使馆回国 /249 威廉向马尔伯勒
妥协 /250

第二十四章

部长职位的变动 /252 选举 /254 第一个分割条约 /257 内部的不满 /263 李特尔顿被
选举为下院议长 /265 国王的演讲 /266 关于陆军总数的议会议程 /267 蒙塔古不受欢迎
/270 解散军队的法案 /277 国王的演讲 /278 巴伐利亚选侯之死 /279 关于军队问题的
新一轮讨论 /280 海军管理 /283 爱尔兰损失调查委员会 /285 议会休会；内阁与宫廷的变
动 /285 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 /289

第二十五章

审判斯宾塞·考伯 /316 决斗 /318 民众的不满 /319 基德船长 /322 议会开会 /325 袭击
伯内特 /327 新一轮攻击萨默斯 /328 关于爱尔兰损失的问题；两院之间的争议 /330 萨默
斯再次遭到袭击 /343 议会休会 /344 詹姆斯二世之死 /344 王位觊觎者被承认为国
王 /350 国王回宫 /352 大选 /353 威廉之死 /355

第二十一章

玛丽之死使欧陆上的人五味杂陈。遍布欧洲各个角落的胡格诺派教徒，哀悼这个被上帝选中的圣母，不惜节省自己的王室用度，为他们这些受迫害的上帝的子民提供面包和住所，^①在联合行省，她的名字家喻户晓并一直广受欢迎，那里的人们都沉痛哀悼她的去世。马修·普廖尔的影响和成就使他赢得了多塞特的慷慨资助，现在成为海牙大使馆的一名成员，他写道：最冷酷无情的民众也悲痛不已，最铁石心肠的人也痛哭流涕。^②从剑桥到牛津、从莱顿到乌特勒支，都响彻着悲恸的哀歌。整个国家都笼罩着悲痛的氛围。荷兰所有尖塔上的鸣钟日复一日单调地响着。^③与此同时，詹姆斯严禁圣日尔曼宫进行任何哀悼活动，并劝说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发布了一条类似的禁令。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贵族之中，布永公爵和杜拉斯公爵一直都与拿骚家族有联系，当那个家族的噩耗传来时，他们谨小慎微地举行了盛大而体面的哀悼仪式。虽然现在他们遵守詹姆斯二世禁止穿黑色衣服的命令：然而文雅机智的廷臣们却私下嘀咕

① 参阅克劳德在玛丽女王去世时做的布道。

② 普廖尔致莱克星顿勋爵夫人的信件，1695年1月14—24日，这封信收录在莱克星顿的资料中，这些资料都价值连城，并经过系统的编辑。

③ 一个演说家在乌特勒支发表一番荒谬可笑的演说，称女王一直为联合省份的繁荣昌盛而祈祷至最后一口气。也可参见阿姆斯特丹的彼得·弗朗西斯和代尔夫特的叙述。

“这场生者对死者、父母对孩子的报复是多么可鄙”。^①这是这个伟大的国王无论如何都无法禁止的。

此时詹姆斯和跟随他流放的支持者的期望，在自阿格事件发生之后愈加强烈。其实英国和大陆的政治学家都认为，威廉迟早会意识到，他绝无可能永久保有英国的王位。据说，假如没有他的妻子从旁协助，仅凭他一人之力绝无可能统治至今。许多在威廉冷峻的面孔与简洁的答复面前望而却步的人，都因为玛丽的平易近人而得到安抚；许多嫌恶威廉荷兰口音与荷兰习惯的人，都被玛丽地道的英格兰口音、柔情和品味吸引；尽管她并不属于高教会派，但她乐于遵循那些自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仪式，她心怀崇敬地遵守着这些仪式。而在威廉看来这些仪式不仅有罪而且还很幼稚，他几乎从不参加上述仪式。然而国外的战事正酣，威廉很可能将在国外度过将近半年的时间。以前在此期间，玛丽会恪尽职守地代他摄政。现在由谁来代替他呢？谁能获得威廉同样的信任，能令民众对其拥有一样的敬意呢？因此，欧洲的政治家一致认为，以前威廉的地位最多是面临一些困难，现在却由于女王的辞世而岌岌可危。但欧洲的政治家们都上当受骗了。不仅如此，令人惊讶的是，玛丽去世后，在威廉统治下的英国明显比其在世时更加繁荣稳定。在威廉最温柔和挚爱的朋友去世几个钟头之后，他最令人敬畏的敌人也撒手人寰。死亡在降临伦敦的同时也抵达了巴黎。当特尼森在玛丽床边祈祷时，布尔达卢正给卢森堡施涂油礼。这个伟大的法国元帅从未承宠于法国宫廷，然而，当人们得知他原本虚弱的身体因残酷的战事和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而病入膏肓时，他的贡献才首次得到路易十四恰如其分的褒奖。国王派皇家御医为他开药；圣西尔修道院的修女亦被派去为他祈祷；但祈祷和良药都徒劳无益。路易十四说，“当得知我们失去卢森堡将军的消息时，奥兰治亲王该多么高兴啊”。其实，他大错特错了。玛丽女王的去世令威廉

^① 参阅当若和圣西蒙的记录。

无心在意任何除此之外的损失。^①

在玛丽女王辞世后的几个月内，威廉一直无心政事。甚至在对上下两院致辞时，他也仅发出几声有气无力的声音算作答复，书面回复也由他人代劳，这些都收录在《议会记录》中。但政事不能拖延，波特兰强忍悲痛代威廉处理。在接连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威廉与海因修斯之间的私密通信完全中止。最终他强迫自己重启与他的通信；但是，威廉的第一封信将自己的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连他的军事热情此时也已被痛苦消磨殆尽。“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他写道，“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指挥军队。然而，我仍要竭尽全力履行职责，希望上帝可以让重振旗鼓”。他意志消沉地看待自己指挥过的那些战绩辉煌的战役。^②

议会事务并未因此中断。当大修道院还在为玛丽的葬礼悬挂黑帐时，下院却已经开始议员的选举，此时人们都无心关注此事，选举也未激起民众激动和兴奋之情，甚至连著作等身的编年史作者也没有留意这次选举。然而，历史学家们通过查阅《议会记录》便可了解此次下院的选举，尽管此次选举并不尽善尽美。但它对于本国自由和文明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大宪章》和《权利法案》。

在会议召开伊始，议会任命特别委员会去查明哪些临时法规应该终止执行，考虑出于权宜之计需要继续执行哪些法令。特别委员会完成了这一报告，议会几乎一致同意，除了报告中的一项法规之外，其余需全部予以废止。在这些法规中，委员会认为，将新闻出版事业置于审查制度之下是可取的，需要再三重申。人们提出决议，“议会同意委员会的决议，继续执行禁止滥印煽动性、叛国和未经授权的小册子，继续规范印刷和印刷业的法令”。议院议长宣称反对者获胜；而支持者也并未要求分组表决。

① 圣西门；当若，1695年。

② 弗农致列克星敦勋爵，1月1日和4日；波特兰致列克星敦勋爵的信件，1月15-25日；威廉致海因修斯的信件。

在委员会看来，禁止这些法令是不恰当的，因此一项继续执行所有临时法令的议案就此提出，这项议案在下院获得通过并呈送给上院。在短时间内，上院就对这项法案进行了重要的修订并返送给下院。上院在需要继续执行的法令清单中增加了一条法令：“将新闻出版业置于授权者的控制之下”。下院决议不通过这项修订，请求开会并任命一个管理委员会。首席管理委员就是爱德华·克拉克，他是一个忠实的辉格党人，也是汤顿在下院的代表——在过去动乱的五十年中，汤顿一直是文明与宗教自由的大本营。

克拉克将一份文件呈送至上院，这份文件解释了下院决议不再重申审查法令的缘由，为下院的决议进行辩护。但它也证明，此刻下院并不知晓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需要何种权力。虽然他们用稍微不合时宜的讽刺语气清晰地指出，如此荒谬偏颇的法令应该立即终止。但他们提出反对的理由却均被视为细节问题。总而言之，印刷自由对社会而言是福是祸尚无定论。审查法令受到谴责，并非因其本质上的罪恶，而是由于其引发的结果，如引起人们喋喋不休的抱怨、苛捐杂税、就业问题、商业限制与住宅搜查等。有人宣称它有害，不仅由于它令文具公司从出版商那里榨取钱财、授权政府代理人在此综合法令的庇护下随意搜查住宅，还由于它限制伦敦进口国外书籍，因为它将有价值的书籍包裹扣押在海关，直到书页发霉为止。下院议员抱怨说，审查员所要求的薪资并非固定不变；除非新闻事业单位的监察官在场，否则海关官员私自打开国外书籍就会受到法律惩罚。有鉴于此，有人聪明地问道：在打开包裹之前，海关官员怎么能知道包裹里是书籍呢？上述争论便是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尚未解决的问题。^③

③ 在1731年11月20日的《工匠》上，洛克撰文解释了下院不同意重申审查法令的原因。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人们一定记得，洛克不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一个普通乡绅和商人的群众身份撰文的，因而对于他来说，他发表关于新闻出版事业获得自由的观点似乎有点奇怪和危险。因而，我们猜测，按照他一贯的审慎，他通过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到议会大多数人的观点之中，以便在简洁明了的辩论中避免表露自己的观点。

上院未经争辩便与下院达成了妥协。原因在于他们很可能希望，一项不那么惹人厌恶的规范新闻出版业的议案很快就会被提交。实际上，上院所期望的议案的确被提交至下院并宣读过两次，而后又被提交至特别委员会。但是，在特别委员会对这项法案进行表决之前，议会就落下了帷幕。于是英语文学至此永远摆脱了政府的控制。^①

这一重大时刻几乎未能引起公众注意便悄然逝去。伊芙琳与勒特雷尔均认为此事不值一提，而且《每月信使》上也未提及。因为更加振奋人心的事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其中之一便是尽管犯过重大错误，但依旧成就斐然、无比开明、在腐败放纵的白厅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最令人崇敬的政治家玛丽女王的死讯。在玛丽的盛大葬礼过后的一个月，在引人注目的简朴送葬仪式上，人们将忏悔者爱德华的神龛递送至亨利七世的礼拜堂。在距离玛丽女王棺材几英尺远的地方，停放着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的棺材。

哈利法克斯与诺丁汉是世交，现在哈利法克斯唯一的儿子伊兰勋爵，已经与诺丁汉的女儿玛丽·芬奇小姐订婚。婚礼的日子已经定下，这对令人羡慕的伴侣将在新娘父亲的宅邸伯利山庄会面。从这座宅邸任意一个华丽无比的露台上俯瞰，皆可欣赏到山毛榉和橡树林的壮观景象，欣赏到凯特莫斯富饶的山谷和奥克汉姆的尖塔。新郎的父亲因抱恙而滞留伦敦，人们都认为他的病无甚大碍，然而病情却突然加重，令人担忧。医生说他的寿命仅剩几个钟头，而他则平静、坚强地接受了这一消息。有人提议捎信给他儿子，要求他立刻返乡。但哈利法克斯——他自始至终本性善良——不愿打扰儿子新婚燕尔的幸福。于是他发布一道严令：他的葬礼必须秘密举行。他靠祈祷度过他弥留的时刻，这让

① 参见下院会议记录，1695年2月11日、4月12日、4月17日；上院会议记录，1695年4月8日、4月18日。不幸的是，4月12日的下院会议记录中有中断部分，因此现在不可能了解上院是否对修订案进行了分组表决。

一直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人大为吃惊。他去世时抱着一种哲学家及基督徒的平静心态，而他的病情让朋友和儿子始料未及，他们正在畅饮醴酪、欢度良宵。^①

哈利法克斯大部分的智慧与雄辩才能都遗传给他的外孙菲利普·斯坦霍普，菲利普是第四代切斯特菲尔德伯爵。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没有财富与地位的冒险家会因自己的才能而扬名于世。哈利法克斯还有一个亲生子亨利·克雷，亨利的戏剧表演曾令剧院座无虚席，他那放荡不羁而又鼓舞人心的诗歌仍旧留在成千上万人的脑海中。这种表演天赋从亨利·克雷传到埃德蒙德·基恩，他是当代人，但他在戏剧表演中则不可思议地变身为夏洛克、埃古以及奥赛罗。

不止一个历史学家曾指责哈利法克斯的偏心。其实，哈利法克斯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来记录历史。他区别于其他英国政治学家的原因在于：在其长期的政治生涯以及频繁发生的暴力革命中，他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总是符合后来历史发展的趋势。人们认为他见风使舵，因为他在派系斗争中的立场经常左右摇摆。当然，北极星也可被视为善变之物，因为它在东西方之间游移不定。倘使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古老宪法不受侵犯，不仅要提防紧要关头易被煽动的普通民众，还要时刻抵抗专横的政府。在1680年的议会动乱中，他是首个主张拥护现存秩序的人；1685年议会受到牵制时，他又是第一个拥护自由的人；他曾公正宽容地对待天主教阴谋案中的罗马天主教徒和黑麦房阴谋中的非国教徒；他曾竭尽全力保护斯塔福德和拉塞尔；当代人太过狂热，因此极易被名字和徽章等外表所骗，遂认为他善变，当然这也无可厚非。然而，他也应当获得后代的公正评价，得到一个与“善变”截然相反的名声。这个著名人物的一生中有一个无法抹杀的污点——他在议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他却卑躬屈膝地与圣日耳曼宫媾和，此举令人深感悲哀。虽然事实不容争辩，尽管这并不能

^① 伊芙琳日志；伯内特，2卷，149页。

为其同胞开脱，但他的错误却有情可原。他不像马尔伯勒、拉塞尔和戈尔多芬那样背叛信任、恩遇他们的主人——詹姆斯二世。在某段时间内，由于辉格党人的忘恩负义和敌意，他致力于寻求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庇护。但应该注意的是，他随后就对一时冲动而犯下的过错后悔不已。尽管他并未与威廉妥协，但他却因致力于英法战争而闻名于世，他最后撰写了一部小册子，劝诫其同胞谨记，尽管他们的公共职责看起来很重，但与法国和罗马相比，他们的枷锁已经相对较轻了。^①

在哈利法克斯辞世两星期之后，远比死亡残酷的命运降临到他的老对手与敌人——最高法院庭长的身上。这位才能卓越、雄心勃勃、勇气过人的政治家再次倒台。他首次倒台时，当时情况非常糟糕，但他至少还保有一些尊严；后来他充分利用自己应对公共事务中特殊危机的奇才，再次荣升显赫之职。第二次倒台并未像上次那般轰轰烈烈，但他此次的错误却令人不耻且无法挽回。

即便当时的政府官员依靠贪污受贿与贪赃枉法发财致富的惯用伎俩尚未激起公众的不满，但公众的情绪早晚也会爆发并引发可怕的后果。他们现在获得的收益唾手可得，而获惩戒之日却遥遥无期；于是掠夺者们总是贪婪无畏，当公众的复仇情绪长期遭受威胁与压抑之后，他们便采取最为强悍的报复。“山雨欲来风满楼”，尽管并未表明报复的方向，但人们不禁担心它将引燃民众的怒火。驻扎在罗伊斯顿的步兵团曾在罗伊斯顿镇及其附近地区征收租税。其实，士兵们并未大肆索取。在法国或布拉班特省，如果士兵也像他们这般适度索取，民众甚至会感谢上帝。但对于英国小店主和农民而言，军队向民众征税是一大奇闻，而且他们对此绝不姑息。于是，人们向下院递交请愿书，下院则将指控者与被控者召集至酒吧。似乎军队对此重大过失立即供认不讳，但其犯错却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军队的薪金与给养由国库拨款，但这笔公款却被上校及其爪牙中饱私囊。那些毫无给养的士兵从不希冀通过《权利请愿书》与《申诉

① 参阅一篇关于收税的论文，编入到目前的《大事的结合点》中。

书》等正规途径解决给养问题，因此有如此行为并不足为奇。然而荒谬的是，当市民缴纳苛捐杂税以支付全欧洲最丰厚的士兵津贴时，士兵们却在欲望的驱使下掠夺市民！下院在递交给威廉的陈情书中就曾着重强调此点。长期以来，威廉一直嫌恶军官滥用职权，因为这会严重削弱军队的效率。因此，他非常乐意趁此机会整顿军纪以加强自己的权威。国王承诺充分补偿士兵的损失，他罢免了过失的上校，严令按时给士兵发放给养；并成立军事委员会，专门调查并惩罚如罗伊斯顿事件的不法行为。^①

然而，命令的执行却举步维艰，每个犯罪分子所牵涉的人不低于十人。人们在追查罗伊斯顿军队的劣迹时，发现来自于赫顿的议会代表和财政大臣亨利·盖伊受贿两百基尼。于是盖伊被立即押送到伦敦塔，但此事并未让辉格党人欣喜若狂：因为盖伊只是一个棋子而已，就像从詹姆斯直至威廉统治时期的官厅建筑与陈设一样。他对一名高教会教徒的品行产生过不良影响；众所周知，他与托利党领袖关系密切，尤其是特雷弗。^②

另一个人——詹姆斯·克拉格斯虽刚刚崭露头角，但日后却臭名昭著。他起初以理发谋生，后成为步兵。尽管詹姆斯的才能并未因教育而变得出众，但他仍在军中崭露头角。眼下他致力于徇私舞弊，而这一“事业”经历多年繁荣之后，注定要在无以言表的痛苦与绝望中终结。后来，他又成为军队中的一名呢绒商，由于他与上校有交情而受到审查。但是，他断然拒绝交出账簿，故被送至伦敦塔中与盖伊作伴。^③

在克拉格斯被关入监狱几小时之后，议会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伦敦的一些

① 下院的会议记录，1695年1月12日，2月26日，3月6日；在1694年和1695年的《辩论集》和《议会会议记录》中关于调查近来受贿和贪污行为的记载。

② 下院的会议记录，1695年2月16日；另可参阅1694年和1695年的《辩论集》和《议会会议记录》；《沃顿传》；伯内特，2卷，144页。

③ 昂斯洛议长的日记；伯内特，2卷，583页；下院的会议记录，1695年3月6日、7日。这个人可怕结局记录在小册子《南海纪年》中。

出租马车夫签署《请愿书》的真相，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人们对此愤懑不已。事实上，在此前召开的会议上，被授权的委员会就曾无情地冤枉过这些可怜而勤劳的马车夫。这些人不仅会受到行政长官们的敲诈勒索，而且连仆人或娼妓都如此对待他们。下院将真相上报国王，于是这些失职者均被免职。^①

此时，职权较高的失职者们开始焦虑不安。因为每个新发现，都会令议会内外的人们更加兴奋。收受贿赂、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的可怕迅速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当时一个小册子的作者就将此时的政界比作一个爆发瘟疫的城市，一些恐怖的词句诸如“上帝对我们怀有仁慈”等早就贴在某些大门上。^②以前，这样的窃窃私语会迅速消失并被人遗忘，但现在却愈演愈烈：起初是窃窃私语，后来竟变作喧哗。于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称，英国最富裕的两个公司——伦敦金融城与东印度公司，它们的财富大部分都用于贿赂政界显要，特雷弗、西摩和利兹的名字时常被提及。

此消息令辉格党人一片哗然。特雷弗、西摩和利兹这三个人均为托利党人，而且是其中职权最重的三个人。所以，假如他们受公众唾骂并被逐出政府，那么辉格党人便会在议会与内阁中占据绝对优势。

沃顿绝非错失良机之人。毫无疑问，白厅中那些醉心勾心斗角之人或酒色之徒只配当他学生。当愤怒的民众突然对那些贪污腐败之人群起而攻之时，沃顿定会开怀大笑。倘若人们是傻瓜，一个政治家的目标便是利用人们的愚蠢。对沃顿而言，政治上的伪善之言如同亵渎神明的下流话一样无法出口。但他八面玲珑，厚颜无耻的程度已经臻于极致，他敢于在世人面前演戏，假装成一个淳朴的爱国者，为唯利是图与背信弃义的堕落时代哀叹。然而，在诚实人眼中罪恶偏激的党派精神，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美德，他在这种精神的鼓动下煽动他

① 下院的会议记录，1695年3月8日；1694年和1695年的《精装辩论集》和《议会会议记录》。

② 《议会辩论摘要》。